

# 春天佇巴黎 看見白象

王貞文／牧師，台語文作家

牠是此場看起來無窮盡ê轉  
蕩中間一個安靜的點，是閃  
過咱ê面前ê歡喜笑容。

頂一個世紀欲結束ê時，春天，我佇巴黎  
看見一隻白象，用溫柔憂傷ê目矚送我  
進入新時代。

彼時，阿爸 koh 一擺面對換頭路ê過渡  
期，決心到歐洲行行—leh，看朋友，mah 來  
看 tī 德國讀冊ê我。

他來，hō 我歡喜，mah hō 我會緊張。因  
為分別足濟冬，忽然間欲來日日鬥陣，互相ê  
期待是 m̄ 是會過頭 kuân？互相ê瞭解是 m̄ 是  
tiòh 更新？我離開厝已經真久，生命內ê困頓  
kap 歡喜，bu 時常分享予長輩知影，阿爸生  
命內ê風湧 kap 內在ê爭戰，阮作小輩 mah 無  
一定看會見。我連絡，我失眠，來來去去收  
集資料，計畫旅行。

策略是去遠遠、生疏、精彩ê所在，將

精神 kap 體力用 tī 觀看、謳唸 kap 揣路。我招  
他作夥來去巴黎，因為阿爸大學時代學過法  
語，會當替我壯膽，來經驗 kap 觀看此ê充滿  
故事ê大都市。

Tī 往巴黎ê火車頂，窗仔外春天ê景緻  
一幕一幕流過。我唸詩 hō 阿爸聽。里爾克  
(Rainer Maria Rilke) ê 詩句浮現 tī 我ê心中。  
里爾克藉巴黎盧森堡公園內面遊樂場ê囡仔  
坐「轉蕩柴馬」(Carousel) ê 情景來描寫人  
生：

「天棚 kap 天棚ê蔭影下  
一直蕩á蕩  
彩色ê馬á對庄腳來  
故鄉毀滅ê時期逼近 lah  
雖然有ê著拖車受折磨

逐隻表情攏勇敢  
一隻紅色獅 á 橫霸霸隨 in 楚  
不時一隻白象𠵼過來」

此首詩有三四段，隔歸行，就會 koh 出現「不時一隻白象𠵼過來（Dann und wann ein weisser Elephant）」此句。好親像咱企佇遐在看「轉𠵼柴馬」運轉，看大人因仔坐佇馬頂，或是馬車內，逐款色彩流動，細漢因仔緊張 ê 面，暫時較贏驚惶 ê 時，放心快樂 ê 面，攏對咱的面前閃過。然後，tī 色彩豐富的車馬中間，佇面腔驚人的大隻獅 ê 邊仔，會出現一隻純白的象，稀罕，安靜，溫柔。牠是此場看起來無窮盡 ê 轉𠵼中間一個安靜的點，是閃過咱 ê 面前 ê 歡喜笑容。

白象過來，白象過去，無法度抓著，無法度停落來，總是牠總會 koh 出現。

我給阿爸講，到巴黎，咱著來去盧森堡公園散步，看人坐「轉𠵼柴馬」在迺迺。阿爸講，他去什麼所在攏好，會當去到巴黎就心滿意足。

阮踹 tī 一個差會 ê 宿舍，簡單樸素，清潔通風。來來去去 ê 人攏真客氣，講話溫柔細聲，法語本來就好聽，佇此款的环境感覺此 ê 語言真正嬌。早起時 tī 大廳用餐，有少年學生送新烘 ê pháng 過來，一大碗 ê 牛奶咖啡。阮學全桌的人，將 lo-lo ê pháng 浸 tī 牛奶咖啡內來食。一路過頭歡喜，過頭緊張，tī 此個有修道院氣氛 ê 所在，阮 ê 心靜落來。

總是巴黎無法度互人甘願安靜。三日中間，想欲看足濟所在：羅浮宮、聖母院、香榭麗舍、賽納河畔舊冊店、羅丹博物館、龐

畢度中心，我猶想 beh 看去蒙馬特 ê 墓園，想 beh 看市民 ê 生活，想 beh 追揣小條街巷內忽然出現 ê 詩意。

所以來來去去，到尾阮無去盧森堡公園。手捧黃昏 tī 聖母院小島買來，燒燒 ê 栗子，坐佇河邊，阿爸問我是 m̄ 是會遺憾。其實，我的心靈已經真飽足，會當安呢自在與阿爸作夥散步，透過他對色彩線條 ê 敏感度觀看此個城市，真正快樂。我並無需要去追求自己 ê 里爾克，自己 ê 白象。

不過，白象猶是出現 lah。

蒙馬特親像白糖霜起 ê 聖心堂，以及充滿彼區 ê 詩人畫圖家 ê 傳說，是阮最後一工 ê 行程。慢慢散步爬上彼個小山崙，厝烏仔歸群飛起來 ê 廣場，竟然嘛有一座「轉𠵼柴馬」，稍寡現代化，用金熾熾 ê 電火球裝飾。不過，馬 á 真正用柴刻，所漆的色彩嘛有古雅 ê 趣味。透中晝，只有兩個細漢因仔騎佇馬頂，一位女士佇邊仔照顧。有音樂在奏，歸座裝置慢慢在轉。馬 á 升高降低，帶著緊張 ê 因仔𠵼過去。後面一隻白色的象，牠有溫柔 ê 目矚。

「就 án-ni 越𠵼越緊 beh 結束

只有轉𠵼並無目標

紅色青色 kap 灰色 ê 形體

猶未成形就成做過去

Tī 未赴喘氣 ê 瞬間

一個笑面就近我

向此場轉𠵼 ê 遊戲

發出短短幸福 ê 笑」

彼時幸福的笑，直直陪伴我到今日。🌍